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二十五回 報惡聲虔婆拒敲 添棉襖嫖客多情

話說馬靜齋聽了太太的話，隨問：「你有甚麼話？」馬太太道：「我也有一票珠子被這廝騙了去，價值三千多塊錢。珠子的粒數分數顏色樣子開在個小折子上，開寫得明明白白，你快替我巡捕房裡去報一聲，附在他們案上並追，快躁快躁，要緊要緊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你怎麼就這麼著胡行，也不知照我一聲兒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東西又不是你兌給我的，是我自己身子去換來，本領去賺來，干你甚事，又要來知照你。就是你兌給我的，給了我便是我的東西了，你也不能來管我。」

馬靜齋道：「算了算了，我剛說得一句，你就濫濫泛泛，說了一篇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是你自己招惹我的，快去快去，不要多說了。」

靜齋答應，馬太太道：「答應了為甚還不走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你瞧現在是什麼時光了，巡捕房裡辦公事是有一定時刻的，現在趕去也是白走一趟，還是明天去了罷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我不管，你給我今晚去一趟，不去我就要不成功。」

靜齋無奈，只得坐著車子去了。這裡馬太太向曹小姐道：「雲生的丈母戚三姐，手裡足有三四萬銀子，他是個保人，這筆盤川理應叫他填出來。捉著了曹雲生，我們大家攤還給他，你道通不通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但是這個老婆子口齒緊不過，不知做得到做不到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今天是不及了，明天我和你同去。」

曹小姐應諾，遂起身告別。臨走問在那裡聚會？馬太太道：「明日飯後一點鐘曹小姐仍舊到這裡來，我候著是了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也好，明日一點鐘，我准來是了。」

一宵易過，次日，曹小姐果然一點鐘就來，馬太太還在梳頭呢。直到二點鐘敲過，方才打扮定當。曹小姐是坐野雞車來的，馬太太卻闊了，特僱了一部橡皮輪轎子馬車，邀曹小姐一同坐定，像拜什麼客似的，啪啪向清和坊而來。直到巷口停了車，兩人相將下車，曹小姐引路，踏進戚三姐院子。兩隻燒湯烏龜見了，不覺猛吃一驚，錯認是女嫖客，幾乎喊叫出客人來。幸得戚三姐眼光尖不過，在客堂裡望出來，認得曹小姐，早猜著了八九分，遂沉下臉子，盛氣而待。兩人走進客堂，戚三姐坐在椅子上，身都不抬一抬。馬太太不認識戚三姐，就問：「那一位是戚三姐？」

戚三姐盛氣道：「我便是戚三姐，你是誰？找我做什麼？」

說畢，只顧抽水煙，也不抬身，也不招呼說請坐。馬太太這種怠慢，真是出世以來第一回兒受著。想要發作，又顧著自己身分，同老鴿兩個鬥嘴，究有點子不便。只得耐住了氣，開言道：「你問我麼，我的丈夫就是祥記春號火腿棧總經理馬靜齋老爺。」

戚三姐冷笑道：「噲噲，你搨出這樣闊綽的頭銜來，我要被你嚇死了，我是嚇不起的呢。你原來是一位太太，你今朝屈尊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

馬太太聽了他連帶帶諷的話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發話道：「你不要這樣假癡假呆，你女婿幹得好事，你是保人，如何推卸得乾淨。我到這裡來，自然總要同你講話。」

戚三姐道：「我沒有女婿的，你休要來問我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曹雲生不是你的女婿麼？」

戚三姐道：「女兒死掉了，女婿便不能夠認帳，你把他硬派我做女婿。我老實對你講了罷，我現在討人有到十多個，都叫我媽，都是我的乾女兒，嫖客進進出出，少說些總有近萬個，都是我的女婿。其中做官做府的也有，做老闆做買辦的也有，就做賊做強盜，難保不有個巴。女婿闖了禍，通要找起我丈母來，我也不勝其煩了。就算曹雲生是我的女婿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干我丈母屁事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女婿乾的事，原不好找著你。」

戚三姐道：「只要你說不好找著我就完了，你們請坐一會子罷，我還有點子小事，恕我不能奉陪你們了。」

說著，就想走進去。馬太太道：「且慢，我還有話呢。」

戚三姐道：「甚麼話，我可沒工夫同你胡纏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不做保人，我也不來找你。曹雲生搨租珍飾，通是你做的保。」

戚三姐道：「你們話說得明白一點子，你說我做保人，是你瞧見我做保人的麼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折子上寫的字就是憑據。」

戚三姐道：「我是不識字的，怎知你們寫點子什麼，噢，原來你們串合了特來折梢我的。哼哼，你們可認錯了人也。你們也到去外邊打聽打聽，我戚三姐可是好惹的人麼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這個人可還是吃飯的，這樣的講不講情理。我同你好好講話，就這麼的含血噴人，折梢不折梢，你放開眼珠子瞧瞧，我們這兩人可像是折梢的人麼？」

曹小姐也道：「三姐你不要這樣胡說亂道，馬太太可是得罪得的，怎麼說話這樣不知輕重。我們今天來，也並不要叫你怎麼，現在曹雲生是逃走了，關提文書是下來了，但望捉到了他，大家清淨，你這保人也脫卸了干係。這會子包打聽去一趟，總要三百塊錢盤川，這筆費義不容辭總要你填一填出來，等雲生捉到上海，我們公攤還你，一個邊部不會少你，你道如何？」

戚三姐道：「我又不要促他，拿出盤川來做什麼。你們要捉他，你們自己拿出盤川來是了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你是保人呢。」

戚三姐道：「你橫說我保人，豎說我保人，我要問你，你的東西是左手交給我，右手交給我？倘然交在我手裡，不要說這點子，就再多些我也不能不賠你。你東西又沒有交給我，租的時光又沒有通知我一聲，折子上寫上我的名字，就好來吃住我。照這樣辦法，你折子上寫上了匯豐銀行大班名字，出了事情也好來尋著他，他也肯來認帳？你們真是大公館裡太太小姐呀，自己不懂規矩，也應問問人家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這樣蠻爭瞎究，我真沒工夫同你爭，也不犯著同你爭，你想毛賴，瞧你只要賴得掉。」

說著就向曹小姐道：「我們走罷，叫包打聽來同他講話。」

戚三姐冷笑道：「任你叫什麼人來，包打聽巡捕頭都可以，我靜候著你是了。」

馬太太只裝做不聽得，同曹小姐兩個出弄上車，一徑回來。馬太太在馬車裡對曹小姐道：「這事我回去向老爺說了，叫老爺去轉托錢瑟公，瑟公在裏場上頗有點子名氣，堂子裡人見了他都有點子懼怕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只好重托你們老爺，男人家辦起事來，比了你我究竟要便當許多呢。」

一時行到，曹小姐告辭而去。馬太太就打德律風到祥記，叫靜齋立刻回家，說有要事。靜齋接著德律風，不知家裡有甚事故，連馬車也不等，就喊了部黃包車，飛一般趕回來。趕到家裡問太太何事，馬太太就把戚三姐蠻潑情形說了一遍，並說「此事除了瑟公，別個人未見辦得下。你與他要好的，還是去托托他，你以如何？」

靜齋道：「瑟公辦事是很起勁的，只是近來卻變了宗旨了，多事變為怕事，不論什麼事，找著他，他總有推說，總勸人家省事點子，原因就為得著了個謠言，說范高頭餘黨要同他為難。我瞧瑟公這個人，總也不久的了。俗語叫做天變落兩人變死，一個人變總變不得。瑟公這一來，不是大變了麼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和你講講話，又要長談闊論了，你快給我去托一聲罷。」

靜齋道：「我不高興，說了他不答應，倒又要鴨屎臭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我難得煩你樁巴事，你總要推三阻四。你在我面上，故意裝身架是不是？」

靜齋不敢違拗，連說：「我去，我去。謝謝你不要排暄了。」

馬太太見他肯去，才不說了。

靜齋果然坐了車子到錢瑟公公館裡，恰好瑟公沒有出去。見了面先是閒談，瑟公道：「現在上海事情越變越稀奇了，你曉得麼，李希賢這窮鬼，做了買辦了，豈不是出奇的事情。」

靜齋道：「諒來總是小洋行買辦，只消填二三千塊錢款子，就穩穩一個買辦了。捐著買辦頭銜走出，外路人聽了，只道匯豐銀行、沙遜洋行的買辦差不多闊綽，有那個人來循名核實呢。」

錢瑟公道：「個巴小洋行買辦，我也不去稱他了。希賢的買辦，是很體面很體面的，大洋行買辦，所以奇怪呢。這洋行不是別家，就是盛名鼎鼎的四田洋行，你想奇怪不奇怪。」

靜齋詫道：「四田洋行麼，那是要填款的，非幾十萬銀子填款不可。他一個窮措大，那裡來這許多銀子。」

瑟公道：「就為這個奇怪呢。四田洋行買辦，要填三十萬銀子道契地。」

靜齋道：「希賢是一萬銀子道契都沒有的，如何做的成功？」

瑟公道：「希賢心思的巧，我真佩服他，他沒有錢竟會掘壁打洞想法子。」

靜齋道：「敢是像開公司般招股麼？」

瑟公道：「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了。他這法子，雖不是招股，卻與招股差不多。他在大班跟前答應了三十萬銀子道契，卻另在外邊招請小買辦，有三萬四萬道契地就成功，一個小買辦招攏了十個小買辦，他這總買辦白白到手了麼。你想他這心思巧不巧。」

靜齋道：「巧果然巧極，萬一洋行倒起帳來，他拍拍身子就走，干係都一點子沒有。不過這幾個小買辦，都遭著了晦氣。他這法子，就是拿眾人頭來研漿。」

瑟公道：「這種法子，從前卻沒有的。」

閒談一回，靜齋方慢慢提著正事，把曹雲生騙珠逃走，戚三姐不肯認保的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瑟公道：「保人名字底下那個花押，戚三姐可曾簽寫？」

靜齋道：「這倒沒有仔細。」

瑟公道：「花押簽過還好辦，倘然沒有簽寫，可就沒有法子想了。請回府去問問嫂夫人，或者把這折子帶來，借我瞧瞧，再行定奪。」

靜齋答應，回到家中向太太討折子來一瞧，見保人戚三姐名下空落落地，並沒有甚花押。心想，這事可難辦了。當場回消，又恐太太不肯信。只得帶在身邊，再去見瑟公。瑟公道：「這是片面官司，理路上講不去，兄弟可不敢經手。靜翁再去托托別人罷。」

靜齋無法，只得到太太跟前，實言回復了。馬太太把靜齋大大罵了一頓，方才罷手。

如今且把馬太太的事丟過不講，重要提敘費太太一家子正傳。費太太從那日在醉芳樓院中，公請了馬太太一席酒，原抵樁在謝絮才、趙三寶、葉小月、十里紅等幾個信人院中，車輪盤似的請轉來。怎奈馬太太出了這件意外事情，眾人的豪興只好暫時攔住。只那醉芳樓與費太太，交情竟異常濃厚，相待的慇懃，侍奉的周到，更是不容細說。

費太太一天不見醉芳樓，心裡便覺不快，好似有什麼事情沒有乾掉似的，所以每天必要到醉芳樓院子裡來走一遭。有時談談心事，時光晚了也就不回公館，就與醉芳樓同床合被。費太太手面本是闊綽的，所有堂子裡規矩，下腳等費，應有盡有，一概作正開銷。兩位姨太兩位小姐跟著費太太落得快活快活，各人各攀了一個相好，居然玩得個恩情滿美。害得這幾位小報館主筆，忙煞快，每天報紙上話頭，一大半總是講費家事情。你也說磨鏡黨，我也說磨鏡黨，各家茶坊酒館，所談的也無非是費府歷史。只有春泉一個子裝聾做啞，躲在家裡頭，百事不管。

這日，費太太到醉芳樓院子裡，適值娘姨大阿巧在天井裡漿洗衣裳，見了道：「費太太倒來了，可曾碰著阿金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沒有。」

大阿巧道：「我們先生差阿金來望你呀，因為你昨晚吃醉了酒，夜深了定要回去，先生不放心，叫他來的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先生呢？」

大阿巧道：「先生還沒有起身，太太進去便了。」

說著，大阿巧去打起門簾，費太太放輕腳步，跨進房裡。只見醉芳樓睡在大床上，垂著湖色線春帳子。大姐阿媛正在揩抹櫥箱桌椅，費太太只道醉芳樓睡熟未醒，搖搖手，向椅子坐下。阿媛卻低聲告訴道：「昨夜先生有點子寒熱。」

費太太忙問：「現在可好些？」

阿媛道：「天亮時要吃茶，我倒給他吃，摸摸額角上好似涼了點子。」

費太太又搖搖手道：「不要響了，讓他多睡一會子。」

不料大床上醉芳樓已經聽得，問誰在講話？費太太慌忙至大床前，揭起帳子，要瞧醉芳樓面色。醉芳樓回過頭來，望著費太太，脈脈不作一語。費太太見他兩頰緋紅，渾如酒醉楊妃一般，心裡愈覺不忍。忙問：「昨晚有點子不適意，現在可好點子？」

醉芳樓道：「都是你害我的，倒還要來問。」

費太太笑問：「如何是我害你的？我昨晚不在這裡呢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皆為你不在這裡，你在這裡就沒有這件事了。」

費太太附著醉芳樓耳朵，悄悄說了幾句，又笑問：「我的話可對？」

醉芳樓道：「你這個人，說說就要纏到歪裡去，這種話也是太太們說的。虧你羞也不羞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這樣我可懂不出了，你自己講給我聽罷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你走的時候，已有一點鐘了。你去後，偏偏有人來叫斷命堂唱。剛剛又是和局，代碰了四圈牌。直到三點多鐘，方才回來。路上吹了點子風，到三叉路口，一個斷命紅頭黑炭，從黑影裡走過來。活像是個黑無常鬼，嚇得我身上汗毛筆筆豎，轉來就此發起燒來。快到天亮虧得吃了一杯燙茶，出了一身大汗，才涼快一點子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是那叫堂唱的客人不好，如何反怪起我來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怎麼不要怪你，你住在這裡，你我睡了，這種斷命堂唱誰情願再去理他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現在可大好了？」

醉芳樓道：「就不過頭腦子還有點子昏沉沉。」

說著，坐起身來。費太太道：「你再睡一會子呢。」

醉芳樓道：「不要睡了。」

費太太見他只穿一件雪青湖縐裊身子，遂道：「仔細著寒，你剛剛好得一點子。」